

# 高校行政化不只体现在“官帽”上

如果从高校“去行政化”的目标来看,行政级别的取消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级别是束缚“去行政化”的唯一因素。因为很多时候,“级别”不过是行政化的载体,更难去除的,是崇尚权力的思想和风气。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j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评论员观察

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之中,有一个群体备受关注,那就是部分高校的校领导。他们聚集到一起,自然会谈到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林建华,直言“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从行政序列上看,林建华还有一个副部级官员的身份,他的建议等同于自己给自己“摘官帽”,自然引来一片叫好之声。可转念一想,即便把校长的“官帽”摘掉了,他个人

的身份变得“单纯”了,高校在管理上以及风气上的行政化趋势,也未必就能彻底扭转。因为很多时候,“级别”不过是行政化的载体,更难去除的,是崇尚权力的思想和风气。

不能否认,以级别、编制为载体,以行政权力为工具的高校管理模式,确实是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因为行政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指令以及下级对上级的服从,高校的行政部门有了级别,身处基层的老师和学生,自然也就由被服务的对象变成被管理的对象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高校去行政化试点,总是着重强调“摘官帽”,放宽编制管理也是常见的动作。只不过,“官帽”摘了不代表去除了“官员”的做派,林建华谈到取消级别的作用时,也只是给出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评价——“是有好处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摘帽”决策,或者说不摘掉校长头上的“官帽”,就一定没办法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2011年起开始推行的高校章程建设,其实就是通过“以章程治校”这种方式,赋予了高校管理者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此基础上,很多高校也通过改革学术委员会构成、院长和教授团队采用聘任制等,冲淡学校管理的行政化色彩。北大校长林建华之所以被称为“改革校长”,就是因为他在履职的几所高校,利用已有的自主权,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

相反,有一些嘴上喊着支持“去行政化”的人,未必是真心改革。不妨翻看一些某些高校的网站主页,校领导的行踪“铺天盖地”,与教师学生关

系密切的信息反倒更新缓慢;而有些学校每逢开会,座位安排和发言顺序也是严格遵循行政级别的……其实“行政化”这个词,落脚在“化”上,指的是思维和行动充满官僚气,这里面就体现了学校领导的示范作用,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此,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的那句话很值得玩味,“行政化并不体现于校长、副校长的行政级别。”

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从高校彻底“去行政化”的目标来看,行政级别的取消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级别是束缚“去行政化”的唯一因素,也不意味着“官帽”不摘,去行政化就迈不出步子。任何改革总要有个突破口,总要有有人先走一步,在高校去行政化方面,各高校的校长们大有可为。

## 公民论坛

### 鼓励“休学创业”别成了盲目推崇

陈科峰

近日,围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话题,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她透露,关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大学生休学创业,教育部今年将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等作出明确规定。(3月10日新华网)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从政策层面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便利,鼓励他们先行一步、创新创业,初衷当然是好的。然而,创业本身是个听来时尚操作起来复杂的事物,广泛涉及项目、资金、技术、管理、人脉,以及必不可少的经验等资源。大学生有创业精神是好事,但也应理性面对自己所拥有的条件和资源。切不可误读政策,眼见别人休学创业便心猿意马,甚至盲目蛮干,最终很可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业没创成,书没念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早已显得不合时宜,但必要的定力和心态却是不可或缺的。在客观分析、认知、定位自我的基础上合理规划自我,理性选择方向,有

条件、能力创业的要“拿得起”,没有相应基础的则应“放得下”,沉下心来,戒骄戒躁,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对此,有一个很鲜活的例证:去年上半年,中国股市一度出现回暖,很多在校大学生也投身其中,一边上课,一边拿着家人资助的有限资金炒起股来。牛市行情下,凭借好运气赚点小钱似乎不难,不少人一时间极度膨胀,自以为“是金融天才”,开始当起了“操盘手”。然而,下半年行情陡转直下,未经市场历练、不懂及时止损的“大学生股民”一路惨赔,待到血本无归时,方才醒悟——原来自己这个天才是“山寨货”。

无论求职还是创业,扩展到个人成长,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拥有的起步条件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国家允许休学创业的政策利好保持一份必要的淡定,切勿一拥而上。与此同时,新政出台之际,各高校亦应正确理解,把握好火候,在积极为有条件的学生提供创业的时间、培训机会的同时,也要加强学生的引导教育,谨防他们过于浮躁,“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此多措并举,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崔滨

对女性的第一重劫持,来自消费社会的羞辱。《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李思睿,早在妇女节前十天就感受到了商业营销的不友善,“在互联网加消费主义的年月,每年的‘三八’节已经跟‘双十一’一样热闹,变成了一个消费节。各大电商的购物节广告里,‘宠爱女人’、‘女神’、‘女王’是它们缺乏创意的症候之一。在这些广告商眼里,女人的价值无非是皮相,而学业优异、照顾家庭和努力工作,是不重要的。”

在这篇《今天的妇女随时可能遇到的羞辱》中,李思睿失望于妇女节丧失了重估女性权利的意义,沦为商业入侵和大众偏见的“妇女劫”。“煲汤的家庭主妇需要生育保险,而现在的生育保险不能覆盖没有‘用人单位’的人;自强的女性仍然需要强大的法律保障,让她们不会随意被辞退和性骚扰;追梦的人更需要通过制度消除性别歧视。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公共部门通过大众媒介或者公共空间,来讨论妇女节背后承载的权利承诺。”

女性的社会处境真的像李思睿说的这么险恶吗?且看光明网时评作者张立对3月7日高校女生节的评价:《变异的的女生节横幅写满男子主义的意淫》,“春风十里,不如睡你”、“女生节,只想送你们一套祖传染色体”,这些包含着性暗示的污秽言语在一些校园内大行其道,让网友直呼“太污”。“每一条横幅里面,不再传达的是对女生的理解和尊重,而是把男生自己摆在了横幅的中心位置,把女生作为男生的陪衬和一种外在宣泄的工具,不是在庆祝女生节,实则是借女生节植入男子主义的尖钉。”连为未来主人翁培养健全世界观的高等学府,都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张立担忧:“治理社会上歧视女性的相关现象,又会有怎样的斗争力量呢?”

如果说张立点出了大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是对女性的第二重劫持,那么,中国青年网评论频道则在《莫让生育成为女性就业拦路虎》一文中指出了女性遭受的第三重劫持——职场不公。在这篇被广泛转载的评论中,时评作者斯涵涵批评:“由于当下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压力增大,劳动者和企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到位,女性生育权屡

遭侵犯,限制女性生育的霸王合同已渐渐成了用人单位挟制女性员工的一把利剑,也成了不少女性进入职场的拦路虎。”

不仅如此,同样在妇女节这一天,时评作者刘雪松在《新京报》评论版上的一篇《还有多少个莺莺需从家暴中解救出来》,让公众看到了女性更为弱势的一面,即家庭伦理的劫持:“‘三八’妇女节前夕,大连植物人女孩莺莺醒了,而她的受伤乃是家暴所致……如果不是莺莺能够醒来,这个‘家暴’的情节,就完全有可能被这个男人编造的感动所掩盖。就像很多表面看来很和睦的家庭一样,‘家暴’往往被认为是‘家丑’,很多社会群体将它仅仅当成妇联出面调解的工作,根本没有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去认识。”

于是,社会上种种对女性的劫持,通过本周的舆论场一一揭开,如何让女性被世界公平相待,成为全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

时评作者易国祥在红网辣评频道的一篇《“不做圣母”能否燃起女性精神的火把?》,以男性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妇女解放不是妇女任性,有些价值取向值得注意。那些非常规的征婚节目,不管主办方怎样进行引导和点拨,似乎改变不了美女向财富或显贵献身的潮流。中国出现庞大的剩女队伍,与当下感官式的幸福倡导不无关系。文明社会对妇女多元的人生选择应该有更多的尊重。”

《南方都市报》则以社论的方式为女性打气:“这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女人当然有权利获得美丽,在职场上日渐与男性平分秋色的女性也有权利进行消费。因此,消费主义将矛头对准女性,进行精准营销,实际上意味着当今的女性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经济独立是女性获得平等权益非常关键性的一步。但反过来,如果妇女节的消费主义故事占据了整个版面,那么在妇女权益还远未真正与男性齐平的情况下,妇女抗争的故事似乎就缺失了讲者,因为经济独立并非一切。这提醒我们,消除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视依旧任重道远。”

本版投稿邮箱:  
qipinglun@sina.com

## 媒体视点

### 真正的“人机大战”在局外

3月9日,谷歌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把世界围棋冠军、韩国棋手李世石逼到绝境,曾经独孤求败的高手不得不投子认输。

机器人懂思维、能思考、会学习,是这轮人机大战最核心的看点。这标志着机器已经不再简单地按照人类编写的程序来被动运算,而是逐渐开始掌握主动思考和主动决策的技能。

人类进化,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物种,是因为人类具备劳动能力和工具利用的能力,进而生成主动思考和决策,但这一进程,持续了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人工智能技术只耗费了几十年就让电脑类机器工具从被动服务学会了主动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设备的“智商”已经可以达到四五岁儿童的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制造出会思维、懂情感、能判断、有主见的智能机器不是天方夜谭。

人类无法想象未来的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就像几百年前的人类无法想象汽车、飞机、导弹这些远远超越人类自身

极限的工具一样。相比人脑有限的利用率,人工智能的“智商”全面胜出人脑也只是时间问题。霍金、比尔·盖茨等人都曾悲观地提醒过,无度发展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最终反制人类,造成不可控的毁灭。一些科学家也曾警告某些国家,不要轻易把人工智能运用到战斗武器中。

人工智能的利用价值毋庸置疑,它可以提高效率,优化生产,进行高危作业等。但关键问题是,人类如何去引导、规范、限定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界限和目的。应当让智能机器“知道”,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战胜人类,而是服务人类;更应该让研究者清楚,人工智能不仅涉及计算机科学,也包括哲学、认知学、心理学、控制论、社会学,更需要有清晰和冷静的科学发展观。

因此,真正的人机大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发展过程之中,而其中重要的一场战役,是人类能否控制自己的心智,去发展合理的智能技术。(摘自《京华时报》,作者程永高)